



《永乐未央》剧照

飞檐将天空裁剪，鸱吻高踞屋脊，在黄河岸边的山西芮城，永乐宫斗拱层叠、满壁风动，倾泻的彩线，凝固着木石间的韵律，守护着黄河的水远天长……

用舞剧的方式打开山西古建。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联合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、山西省文物局、芮城县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舞剧《永乐未央》近日在山西大剧院首演，并由此拉开全国巡演的序幕。该舞剧借鉴永乐宫壁画艺术之灵韵，在跨越七百余年的时空对话中，提炼古建艺术之精粹，萃取中国画“以线为骨”的审美风格，融合现代视觉与传统美学，串联起“筑广厦”“绘至境”“炼釉心”“承光阴”四个篇章，用舞蹈展现永乐宫“天人合一、神俗共画”的恢宏艺术空间。

光影过处，舞者以肢体演绎榫卯相生之巧，复现壁画笔墨之韵。七百载星霜化作舞台上流动的呼吸与凝视。舞剧不言，却以惊鸿之姿，诉尽永乐宫自元初立观至当代重现风华的巍巍史诗；古建不动，却以方寸舞台，承载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奔赴与精神接引。

其魂，在于“守岁华，共丹青”的传承浩气。

剧名“未央”二字，道尽千古文心：文明之脉，永无尽时。此剧最夺目处，非仅复现永乐宫壁画之绚烂、建筑之雄奇，更在于将“守护”本身，凝练为最动人的舞蹈诗篇。该剧选取奋斗在文保事业一线的诸多文博人形象，撷取四重美学维度——古建之骨、壁画之魂、琉璃之魄，终汇于传承之河。舞台上，元代督建者与当代建筑师的图纸悄然叠合，先贤的宏愿“立观度人，时不可失”与今人的使命隔空共振；被拒之门外的元代女画工，其生命祈愿终在《朝元图》的玉女仙班中得到安放，而她飘忽的身影，又与1957年前来临摹的当代美术师擦肩相视，笔意与心绪，在刹那间贯通古今。

最是那场与黄河赛跑、历时近十年的迁建壮举，被赋予了血肉温度。工匠们的手触摸昂、拱、斗、升，如同抚摸一座木质森林的骨骼与关节。榫，是深嵌入时光的私语；卯，是怀抱虚空以待的允诺。每一个构件都被赋予一个数字，这数字不是冰冷的编号，而是它回归原位的乡愁。梁思成先生曾言，中国建筑之精神，见于其结构之制。此刻，这精神正被小心翼翼地分解、包裹，它不是消亡，而是将一套无比复杂的力学诗篇，拆解成可以搬运的断章，等待在另一片土地上，被重新吟诵成完整的殿堂。那些编号、刀痕、运输的木箱，都在进行一场旷古的、立体的长征。

当青年建设者们手托肩扛、编号转运千万构件的黑白影像徐徐映现，无数观众为之潸然。这并非技术的展览，而是一场精神的加冕：文明不朽，正因一代代籍籍无名的“守岁人”，以青春为薪，接续点燃那盏名为“传承”的长明之灯。

其形，在于“以线为骨，时空同频”的美学造境。

该剧深得永乐宫壁画“吴带当风”之神韵，萃取中国画“以线为骨”的精髓，化静穆为流动，赋土木以灵性。

尤为称道者，乃“藻井团龙”舞段：众舞者

腾挪起伏，臂膀层叠交旋，以肉身构筑起藻井的力学之美与哲学之境。人既是建筑之构件，亦是其精魂；方寸舞台，俨然演绎出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图式，堪称“文物起舞”之典范。它让建筑学的静，化为了动；让僵固的纹样，重获了生命的节律。蓝光渐隐，沉入大地；金光渐黯，归于苍穹。当舞者在蓝与黄交织的时空中蜷曲、舒展、游移时，七百余年前的匠人之魂、彩绘之思、宇宙之观，便在这惊心动魄的斑斓中，完成了它跨越时空的一次完整而璀璨的吐纳。

《朝元图》在舞台的黑暗中醒来，不是被照亮，而是它自身的光穿透了时间。一笔成型的长线，如地脉奔涌，如树根生长，一个由纯粹的光构成的仙界，正以建筑学的严谨与想象力的磅礴，在我们眼前再造。星冠上细如发丝的珍珠璎珞，每一粒都闪着温润的光；玉女披帛上繁复的缠枝莲纹，每一道曲线都流转着生机。西王母的雍容、东华帝君的清癯、诸神的威猛……通过光影精妙绝伦的渐变与推移，一幅幅高达数米的巨像产生了天衣飞扬、御风而行的动势，仿佛能听见环佩的轻响，闻到御炉的清香，感受到那庞大仪仗经过时，空气被庄严排开的微微震颤。

那些扮演当代临摹者或古代匠人的舞者——缓缓走入这幅光之画卷。当他们的身影与光中仙真的身影重叠，一个“提笔”或“仰望”的姿势，可能恰好点亮了光中一位仙真垂眸的回应。这一刻，工匠与神祇，临摹者与创造者，今人与古人，通过光与影的桥梁，完成了跨越七百年的“时空同频”。《朝元图》不再只存在于墙上，它存在于每一次对美的震撼里，在每一次对时间与传承的深思中。

“蓝釉角神舞”让蹲坐于屋檐之上的角神，于舞蹈之姿里重焕光华，这是一次核心角色塑造的突破。那是一抹即将凝固的、却仍在流动的蓝，在时光窑火中缓慢晕染、升华。舞者（张翰饰）肌肉的线条在幽蓝釉彩下如山脉隆起，腿抬起的弧线，精准复现了角神的轮廓——是力的悬挑，是美的出岫。膝盖犹如角神雕像那浑圆而饱满的关节，在光影下泛着宝石般的幽光；这一抬腿，被瞬间唤醒，那是匠人将泥土塑形时的专注，是琉璃入窑时对色彩变幻的祈祷。从坚硬的檐角，化为柔软的肢体；从凝固的釉彩，化为流动的光阴——在每一个被虔诚追溯的瞬间，完成它永恒而崭新的飞翔，直抵文物内核的生命律动。

其志，在于“让国宝活起来”的当代使命。

文化资源是文旅深度融合的根基，山西文旅，坐拥无尽地上珍宝，正积极探索从静态展示到动态“活化”的转化之道。“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”双向赋能，《永乐未央》正是这样一次标杆性的“破壁”尝试。它让壁画中的神仙“走”下墙壁，让庄严古建“活”在当下，其最终旨归，是引领观众从剧场走向原野，亲赴芮城，去印证、去感悟那一段被舞姿唤醒的历史。演出之余，配套“跟着舞剧游山西”之策，凭一纸票根可亲访永乐宫遗迹，正是将艺术感染力转化为文化行动力的妙笔。文旅向上，艺术下沉，文旅融合的魅力在于让人们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中，不仅看见风景，更遇见文明。

《永乐未央》之功，绝非止于一幕华美演艺。它是一场以舞步完成的文明朝圣，一次以身心投入的文化寻根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“永乐”，不在永恒的享乐，而在文明血脉的“未央”传承；最伟大的“搬迁”，非仅移动梁柱壁画，而是将一种叫作“守护”的精神，稳妥地、炽热地，从历史深处搬运至今日，并郑重递交于未来。伟大的文明，其最深的根，不在泥土之下，而在那一代代守护者递相授受的精魂之中。

昔日，古人“立观度人”，筑起心灵广厦；今朝，我辈“守岁共绘”，舞出文脉长青。这曲回荡于七百余年时空中的舞蹈长诗，余韵未央。

艺苑

大寒（篆刻）李泽峰作



鉴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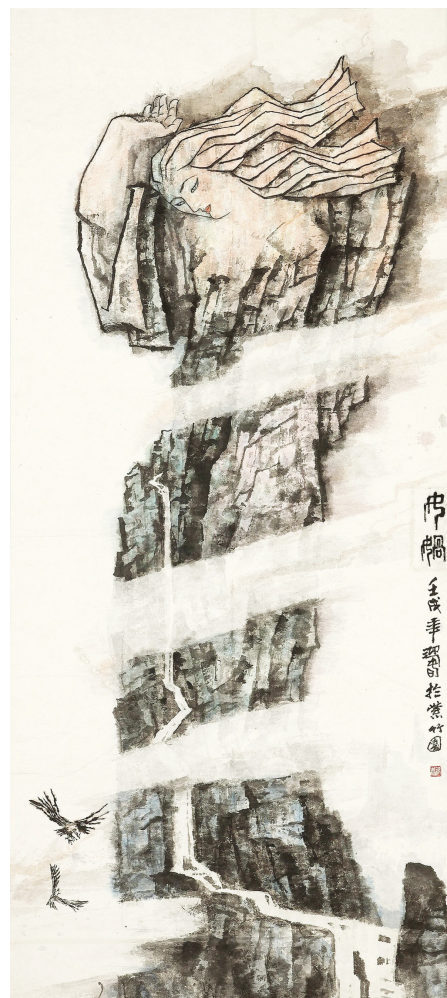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画《女娲》

李锦

王迎春，1942年生，山西太原人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，原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、艺委会委员，研究员，曾在山西省美术创作组从事创作工作。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生班毕业后，参与筹建中国画研究院，进行中国画创新探索与学术研究工作，擅长中国画，兼及油画、版画、书法。

女娲是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形象，《说文解字》对“媧”字的释义是：“媧，古之神圣女，化万物者也。”作者将女娲的功绩，赋予山石般的永恒。山石泉水孕育苍生，山高水长，源源不绝。画作将主题升华，未流于人首蛇身的外在形象，而是用山石勾皴法使二者融为一体，山腰云气与翱翔的苍鹰更加凸显山石的高大，从而彰显女娲的丰功伟绩。

画家用山体的走势绘就女娲的灵动，共同塑造出山石的坚硬与女性的柔美；女娲面容端庄平和，俯首关切生灵万物，右手向上托举，仿佛“女娲补天”的神话再现；画中穿插的飞瀑飘荡、云雾缭绕、苍鹰翱翔，生动衬托出一个形象高大、孕育万物的创造者形象。



《女娲》(中国画) 王迎春
189cm×82cm 1982年创作
太原美术馆(太原画院)藏

《永乐未央》：舞出文脉长青

朱天艺